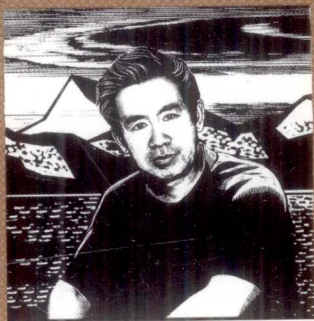




你在高原

张炜 著

8

曙光与暮色
Dawn and Dusk

作家出版社

You Are On The High Plain

你在高原

张炜 著

8

曙光与暮色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曙光与暮色/张炜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1. 8
(你在高原: 纪念版)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028 - 9

I. ①曙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79202 号

曙光与暮色

作 者: 张 炜

责任编辑: 应 红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450 千

印张: 30

插页: 3

版次: 2011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028 - 9

总定价: 560.00 元 (全十册)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自序

自然，这是长长的行走之书。它计有十部，四百五十万言。虽然每一部皆可独立成书，但它仍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系列作品。在这些故事的躯体上，跳动着同一颗心脏，有着同一副神经网络和血脉循环系统。

在终于完成这场漫长的劳作之后，有一种穿越旷邈和远征跋涉的感觉。回视这部记录，心底每每滋生出这样的慨叹：这无一不是他们的亲身所历，又无一不是某种虚构。这是一部超长时空中的各色心史，跨越久远又如此斑驳。但它的主要部分还一批五十年代生人的故事，因为记录者认为：这一代人经历的是一段极为特殊的生命历程。无论是这之前还是这之后，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，这些人都将是具有非凡意义的枢纽式人物。不了解这批人，不深入研究他们身与心的生存，也就不会理解这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。这是命中注定的。这样说可能并没有夸张。

它源于我的挚友（宁伽）及其朋友的一个真实故事，受他们的感召，我在当年多少也成为这一故事的参与者。当我起意回叙这一切的时候，我想沿他们走过的每一个地方全部实勘一遍，并且给自己制订了一个必要落实的、严密的计划：抵达那个广大区域内的每一个城镇与村庄，要无一遗漏，并同时记下它们的自然与人文，包括民间传说等等。当时的我正值盛年，并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个豪志，又将遭遇怎样的艰难。后来果然因为一场难料事故，我的这个实勘行走的计划只完成了三分之二，然后不得不停下来。这是一个难以补偿的大憾。

因为更真实的追求才要沉湎和虚构，因为编织一部心史才要走进一段历史。

我起意的时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。我动手写下第一笔的时候是八十年代末。如果事先知道这条长路最终会怎样崎岖坎坷，我或许会畏惧止步。但我说过，那实在是盛年的举意，用书中的一个角色的话说，即当时是——“茂长的思想，浩繁的记录，生猛的身心”——这样一种状态下的产物。

萌生一个大念固然不易，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要它为它花去整整二十年最好的光阴：抚摸与镌刻的二十年，不舍昼夜的二十年……

我是一个五十年代生人，可对这一代，我仍然无法回避痛苦的追究。这是怎样的一代，你尽可以畅言，却又一言难尽。仍然是书中的一个物，他这样谈到自己这一代：

“……时过境迁，今天它已经没有了，是的，显而易见——我是指那种令人尊敬的疯狂的情感。每到了这时候，我又不得不重捡一些让人讨厌的大词了。因为离开它们我就无法表述，所以我请求朋友们能够原谅……时代需要伟大的记忆！这里我特别要提到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一茬人，这可是了不起的、绝非可有可无的一代人啊……瞧瞧他们是怎样的一群、做过了什么！他们的个人英雄主义、理想和幻觉、自尊与自卑、表演的欲望和牺牲的勇气、自私自利和献身精神、精英主义和五分之一的无赖流氓气、自省力和综合力、文过饰非和突然的懊悔痛哭流涕、大言不惭和敢作敢为，甚至还要包括流动的血液、吃进的食物，统统都搅在了一块儿，都成为伟大记忆的一部分……我们如今不需要美化他们一丝一毫，一点都不需要！因为他们已经走过来了，那些痕迹不可改变也不能消失……”

作为这些人中的一员，我更多的时候是将一切掩入内心。因为我知道：你尽可以畅言，却又一言难尽。

最后想说的是，我源自童年的一个理想就是做一名地质工作者。究竟为什么？我虽然没有书中一个物说得那么豪迈——“占领山河，何如推敲山河”——但也的确有过无数浪漫的想象。至今，我及我的朋友们，帐篷与其他地质行头仍旧一应俱全。

我的少年时代，有许多时候是在地质队员的帐篷中度过的。我忘不了那些故事和场景，每次回忆起来，都会沉浸在一些美好的时光中。

这十部书，严格来讲，即是一位地质工作者的手记。

这是一个深入阅读的时代吗？当然不是。可是我要终止这二十年的工作吗？当然不能。

可是如此的心灵记录，竟然也需要追逐他人的兴趣？连想一下都是亵渎。

我耗去了二十年的时光，它当然自有缘故，也自有来处和去处。

作者于2009年12月16日

目 录

自 序	1
-----	---

卷 一

第一章

梦游者	3
营养协会	15
一幅画	31

第二章

流浪小记	42
静思庵	52
血脉与传奇	60
听潮	70

第三章

老人	80
农场与弟子	90
挚爱	98
双蛇结	109
从囚室到死谷	124

卷 二

第四章

人在寂处	143
城市和滨	154
开始	165

第五章

旅途上	172
田园故地	181
大山深处	191
石与血	209

卷 三

第六章

爱情简史	227
心诉	241
诀别	260
逃亡之路	272

第七章

卖锡壶	279
路遇	291
最后的叹息	304

第八章

苍茫大山	324
生存	335
老人之间	350
岁月的尽头	362

卷 四

第九章

煎熬 379

蹂躏 391

又一次分别 403

第十章

美非罪 414

梨花似雪 432

尾 声 449

编后记 460

卷 一

第一章

梦游者

1

“你去吧，他人挺好的。”梅子又一遍催促。我没有吭声。

她不知道我看上去好像还在犹豫，其实心里已经做好了准备。我真的要去找那个黄科长了。我在想其他一些事情。

“你见了他就知道了，人挺随和。”

梅子飞快地收拾东西，要上班去了。我倒想让她快些离开，因为每当屋子里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，那种感觉真好。

“你知道，事到如今已经没什么好琢磨的了，打开始的那一天你就该想到这些。好了，收拾一下，还是去吧——啊？”

梅子转过身去。一个越来越严肃的人、可爱的人。她的浓发油滋滋的，黑黑闪亮，总是引得你不由自主去伸手抚摸。我刚刚四十多岁，可是显然已经走入了令人沮丧的时刻。不过我在这天早晨又发现，人在这个年龄段的某些时候，心底仍然会时不时地泛起一种强烈的欲念，比如思慕和爱恋之类。

说到多年前的离开，我觉得自己多多少少对她构成了伤害。那时候的我比现在冲动，像着了魔一般。当时这座城市的辞职风刮得很猛，我给吹得摇来晃去，最后终于给连根拔了。无论家里人还是朋友，谁的劝告也听不进，我的心一横就离开了。当时她和孩子不能与我同行，我只好一个人走了。为什么要离开这座城市？略去各种各样的繁琐不谈，简单点说就是要到东部平原去，回到我的出生地，从而远离城市的喧嚣。事情的开头总是很好，我和当地人一起搞种植，有了自己安身立命的一

片土地，看上去很像那么回事。真的，它直到今天让人想起来心里还滚烫滚烫的。那本来是一个关于寻找和归去的好故事，一个动人的故事。它压根儿就不该失败。可是今天看来，当年那些所谓的周密筹划当中仍然有不少疏漏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些人还嫌稚嫩了一点。结果也就失败了。我不得不重新返城：让一切从头开始。我成了一个最不走运的人、落魄者和失败者。当我一个人顶着乱蓬蓬的一头脏发走上这座生活了几十年、如今突然变得有点陌生的城市街巷时，万般感触就会一齐涌上心头。我得忍住那些熟悉的和不熟悉的眼光齐刷刷地打量过来。我有时倒这样想：可怜巴巴的一个男人，老婆不把你甩了也就算幸运了。我摇摇晃晃走在街头，心底一遍遍重复：你干脆把我甩了吧，我可不愿欠谁什么。因为我知道，人活到了这样的年纪，欠下的东西越多越糟。人这一辈子最好还是谁也不欠的为好。然而这只是一种心愿而已，我知道自己欠那片平原，欠新结识的朋友和一些心爱的人——比如梅子和孩子他们；细想起来，我似乎还欠这座生活了二十多年的、从心里厌恶的、乱哄哄的城市。

一种隐隐的、难以摆脱的亏欠感会使一个男人难以忍受。

梅子如果真正关心我，真正温良贤淑，这会儿就应该再狠一点。快刀斩乱麻又怎样，那就不会让我在她面前有一种负疚感了。

看着她为我跑职业、为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寻找谋生之法，真是不忍。最后总算有了结果，几天来她一直催促我去那个地方。“去吧去吧！”她重复着这两个字。好像只要我去了，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了、告一段落了。

她许多时候还像个孩子。

她让我去找的人是一个六十多岁的、早已离休的姓黄的科长。黄科长和我岳父有点关系，当他从她们家了解了我的情况之后，马上大包大揽，说小事一桩嘛。他答应让我立刻就到他领导的一个部门去工作。如此轻松地改变了一个倒霉汉的命运，这让人有点大喜过望，有点不敢相信。我知道这在眼下是多么难的一件事，因为那些亟待找饭吃的失业者对这座城市而言已成为可怕的负担。那些从外地涌入的各种各样的闲散人员、像我一样马失前蹄的男男女女，眼下都急于走入一种稳定可靠的职业。不过我也知道，这个黄科长虽然官职不高，却并不让人怀疑他的能量。每座城市都是这样，有多少奇怪的角落就有多少奇怪的人物——

他们在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上从来不遗余力，所以最后总是各得其所，一个个全都成功了。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：有人可以做自己想做的这一切，而有人会把一切都搞得乱七八糟。我现在真的寄希望于这个黄科长了。

可是得到允诺后我高兴过了，接上一连几天都在踌躇。我在犹豫什么？

我也说不清。我常常在极短的一段时间里、有时仅仅是一瞬间，要把事情从头至尾飞快地回顾一遍……从那座地质学院毕业之后，我进入的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03所。大概因为一切都过于顺利了吧，后来就是这个堂皇之所给了我终生难忘的折磨。这段经历我会铭记在心，因为它总是时刻提醒我，让我心底生出一种惊悚的感觉。人在任何时候都要记住自己的来路，都不能忘记生命的背景——人生既有一个舞台也就会有一个背景，于是他的一切都要在这个背景下滋生和繁衍。我的命运是如此执拗地驶向一个轨迹，它不可改变。我明白，03所给予我的不仅是恐惧和痛苦，还有更为珍贵的东西……我走出了那座阴森森的大楼，去了一个环境相对宽松的杂志社——这在很多人看来无疑是一个天大的遗憾，我却从未悔改。不仅如此，进入杂志社两年不到，随着全城的辞职浪头，我又辞掉了公职。新的一章如是开始。

我在东部的那片土地上折腾了几年，把它搞得有声有色。也许一切都缘于我的不安分：接二连三的尝试中坎坷不断，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令人身心俱疲……一段匆匆的历程，一部失败的历史。

所有人的一生中总要有成功有失败。可区别在于，有的人在别人眼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失败者，而他自己却会认为是一个胜利者；另一些人不仅在别人眼里是失败者，他更把自己看成了一个失败者——这才是真正的失败。我极不愿意、也极担心成为后者。

天还很早，刚刚进入上午这段最好、最从容的时间。马上去找黄科长吗？我想自己随时都会离开屋子，到梅子一家人希望我去的那个地方，去办个简单的手续，然后一切也就重新开始了。这在很多回城的人那儿都是求之不得的一件事，对我来说当然也蛮好。可奇怪的是这会儿我既不看重也不着急。我厌恶的是另一种境遇：自己像个被牵了线的木偶一样，随着别人的摆布活动。多么不可思议，当年我从这座城市出走、归来，来来回回穿行……好像十几年的时间都给压缩成了眼前这一瞬。一幕幕场景叠印跳动，占据了记忆的空间。整个人像在梦游。是

的，好像从很久以前，我身体的一部分就开始了渐渐睡去——那就让它睡着好了。

白天，我在街巷里随着蜂拥的人流漫无目的地往前移动，或者和梅子一块儿到市场上采购——还有，去找我在这个城市的好友阳子……无论怎样都无法完全驱除那种梦游感。我和阳子在一起聊天，仍然时不时地闪过一丝奇特的感受：我在睡着。虽然我在大睁双眼，在说话——可是只有我自己心里知道，我身上的某一部分仍然在沉睡。它竟然没有被这座喧闹的城市唤醒。

睡吧。也许只有这样，我才更像一个城市人。

从平原归来许久我都没有跟往日的朋友见面。就连阳子也不例外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与城里的所有熟人甚至挚友都隔绝了。我时而把自己关在这个小屋里，时而挤进街巷人流。我如此这般地享受着孤单的愉快。除此而外，我还要时不时地重复一些恶习：难以停息地、急切地在纸上涂抹一些长长短短的句子。它们是我心中循环往复的吟唱或——叹息……

梅子一次又一次约我去她父母家过周末，我却总是故意拖延。我怕从这里到岳父家，这仅仅几公里远的街区上、这段特殊的路程中，身上的什么东西会给陡然惊醒。后来我实在无法推诿，只得依她。自行车的铃声像风铃，汽车喇叭尖锐刺耳，懒洋洋的城市灯光，车与人的河流。所有的嚷叫我都充耳不闻。卖冰糕的、卖晚报的、卖老鼠药和进口服装的。有人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摆弄着一个崭新的玩艺儿，它反射的强光老要不停地从我脸上闪过。

“那东西真亮。”我对梅子说。

梅子好像没有听见，她扯着我的手。每逢走到拥挤的街巷上，她总是侧身拽上我的手。从过去到现在，从我熟悉她的那天起就是这样。好像小小的她才是我生活中的引导者，她从一开始就生怕我走失。不过这会儿越发使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沉睡不醒的、恍恍惚惚的人。

又回到了这座有一棵大橡树的院落。这里有一个心慈面软的岳母和一个始终冷漠的岳父，两个人都离休了。岳父脸上的那种冰冷和严厉，不知该让我恐惧还是厌恶，我只知道他是岳父。有时候我想：人干吗还要有个岳父呢？这真是一种奇怪的人生设置。要知道人这一生有个父亲已经够受的了。但岳母像天底下所有的岳母一样可爱。她在那棵大橡树

下伸开了手，像是要把我抱在怀里。梅子喊着“妈妈”，母女俩让人羡慕。她抱住的是自己的女儿。

“失业了不是？”岳父正在练字，头也不抬地说了一句。看来书法家的牌子他是挂定了。他还会作诗，都是一些五言七言，大致上写过去的那些战斗、和平时期故地重游的一些感怀。奇怪，他一直在歌颂和怀念拼死拼活打仗的日子，好像太平日子并不愿过。

我说：“我也是，也在天天写呢。”

岳父“哼”了一声，把正写的一个大字糟蹋了。他扔了笔，有些恼火。他不知是火自己还是火我，说：“哼！”

岳母端来一些糖果、橘子，又倒茶，接着就说：“还是去上班好……”

我点着头。我觉得让长辈为我操这么多心也是一个罪过。

2

就是那天回来我下了个决心：找黄科长。我知道自己拖拖拉拉犹豫不决就是某种自尊在作怪，还有，就是心不在焉；我不知道今后该怎样安顿自己——那颗心。很不幸，仍然还有个“心”的问题。我记起前些年看过一本书，它的名字被译为《心的概念》。真的，我至今都没有摆脱“心”的问题。我不信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、勉为其难的生活会让一颗心从此安定下来。比如说眼下的状态，恍恍惚惚；再比如在岳母和梅子的声声催促下，我还是要涂涂抹抹。我知道停止了涂抹一切只会更糟。我的这个不良嗜好真是源远流长，以至于发展到今天已经无可疗救——我从那所地质学院，甚至从更早的时候起，就开始了这种不能停息的、像害了一场热病似的吟唱和叹息。也许就因为这个难以革除的共同的病根，我才有了那长长的奔走、一次又一次的告别：告别地质学，告别杂志社，告别城市，最后又不得不告别那片平原，重新回到这座蜂巢一样拥挤和喧嚣的街巷。“我看见记忆衔住梳子／一群麻雀的种子洒向泥土／那只琴在北风里冲洗／外祖母的白发啊，翩翩的鹭鸟啊／两眼迷蒙眺望／那沙原上飘飘的水汽／一片茁壮的青杨在舞蹈……”

杂乱无章。如同梦游。好在它们有别于苦笑。它们时断时续，随手

记在各种各样的纸片和本子上。有时我把它写在孩子废弃的作业本空白处。

“爸爸的字可真丑……”小宁对母亲说。

梅子拣起那个写满了字的本子，皱着眉头。她每逢看到我写下的什么就是这样一副表情。我不知她为什么要皱眉。我想为梅子唱一首通俗易懂的滑稽歌谣。我在心里搜索崭新的词儿，找不出。可是每当我放松起来，就会捏起一支圆珠笔，毫不费力地在纸上写下：“春暖洋洋／百鸟齐歌唱／革命人民恋爱忙／嘿，恋呀么恋爱忙……”

我回到这座城市之初没有告诉任何人，可是像过去一样，最后还是阳子第一个知道。他来玩，一次又一次带来崭新的画。每一次都是他一个人。他有一帮好朋友，一伙不无特异的男男女女——他们可都是艺术家啊！他不敢把那一伙带到这里来，知道我不希望将这儿变得乱哄哄的。我羡慕阳子，有时甚至想：追根溯源，我们可能是由完全不同的某种动物进化而来的。他永远欢蹦乱跳，适合在阳光下生活。他结识的人多，听到的消息多；从他嘴里吐出的每一句话都无忧无虑，像琴键上蹦出的欢畅激越的音符……他每次离去，会使这个屋子变得倍加清冷。而我只能更多地在纸片上涂抹。

“那时还小哩／老黄牛驮了时光／镰刀上的胡须又白又长／赤脚从大李子树下走过／朝圣一般拘谨／转眼是原野上的疾跑／是一道少年的闪电……”我刚刚把它合上，又一首滑稽歌谣从脑际流过：

“岳母胖乎乎／是个大老粗／岳父是好人／善于玩深沉……”

梅子收拾纸页时看到了。她这一次很快吐出两个字：无聊！

真的无聊。就像一篇文章由于有了一个准确的命题，一下变得清晰起来：我长时间以来一直是无聊的，而那莫名的烦躁就是由它引起。我常常不由自主就要向她和小宁发点脾气。有时甚至想吵几句，好像害怕冷场似的。当然，我们吵嘴的题目常常离不开那个宝贝岳父。因为他很好玩。吵来吵去，梅子就归结成这样一句：

“你只知道维护自己的父亲，从来不知道维护我的父亲。”

我记得类似的抱怨和指责已经许多了。在这无聊的时刻，我突然灵感大发，终于也归结出一句：

“我维护劳动的父亲。”

一阵沉寂。我们俩不吵了。梅子望着我，任我说什么她都不再回

答。够了，我想。你瞧，我心里很骄傲呢。我就是有各种办法对付别人呀。

如果这个上午再不去黄科长那儿，梅子回来会失望的。这一上午挺好的时光又要被我糟蹋了。我该马上去了。

终于结识了黄科长。

原来这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矮小老头。他的气色出奇地好，胖乎乎的，头发稀疏，脸庞上长着一对惊厥的眼睛。他看我时，不知怎么让我觉得这人似曾相识。这当然是一种错觉。他只偶尔到我岳父家里去一次，连梅子也刚刚熟悉不久。他握住我的手时，我突出的感觉是这双手这么小、这么软又这么温暖。一想起自己就要受惠于此人，想起他将帮我解决一个至关重要的生活问题，心里就涌出了一点感激，还有一点惭愧。可是当我认真地注视他，特别是看到他张嘴说话的时候，又马上沮丧了。因为我一看到那对桀骜不驯的门牙气就不打一处来。他操的是一口奇怪的普通话，掺有浓浓的南方味儿。谈了一会儿他更使我大吃一惊：原来我们还是老乡呢。他的老家也在东部平原上，只不过“参加革命已经很早了”。也许他的那些战友们当中有南方人，也许他直接就在南方工作过一段时间。只是谈得久了，我才多多少少听出了一些乡音。他说：“这事情很简单啦，只到那里去登个记，办一下手续，然后也就行啦。”

“具体是做什么工作呢？”

“工作嘛是很闲散的啦。当然，对你嘛还是文字工作啦。”

他捏弄着一双小得让人吃惊的手掌：“我也在他们那儿啦，离休之后就分担了一点点社会工作啦，闲散得很。今后我们俩一块儿打交道的时间也就长了。”

说到这儿他朝里屋喊了一声。出来一个鼻子尖尖、说话瓮声瓮气的姑娘。他对她说一句：“我们走了。”

那姑娘看也不看我，只对他点一下头，“嗯”了一声退进里屋。

我和黄科长出门。他说：“很近啦，用不着乘车，拐一个弯，再往前走二百多米就到了。”

我们穿过一个很热闹的露天市场，接着又走入一条斜巷。这条巷子很僻静。黄科长说：“我这一带可是熟啊，我在这一带住了二十多年。你看见前面那个牌子了吗？”